

随笔苑

流年记

感悟本源

——参观巴金文学院有感

慕国瑞

我业余写作也有半个世纪了，因是业余，文章总是有感而发，并不多费周折，至于感从何来，从来没有深思、深究过。

前不久，处处万花盛开的季节，我有幸走进了四川巴金文学院。这是一个绿树环抱之处，壮阔的榕树、高大的银杏树、粗大的广玉兰、名贵的桂花树、黄桷树，还有马识途亲手栽种在前庭与后院的菩提树，以及无数的慈竹、楠竹、紫薇、樱花和不知名的灌木，把这里汪洋成一片绿色的海。由灰瓦白墙的巴金陈列馆、会展综合楼、临水休闲茶廊、作家专家楼组成的川西民居风格的巴金文学院就徜徉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

年少时即读巴金的《家》《春》《秋》，中年时又读他的《随想录》，这位传奇的文学巨匠，在我的心中树起一座文学的高峰。

而今，终于有幸走进这殿堂和仙境，在陈列馆里，近距离地仰望这位文学巨擘，看着他慈祥的大理石坐像，看着他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书籍组成的书的长城，看着他获得的各种殊荣，我对这位世纪老人充满了无限崇敬，同时也在探究，他是怎样攀上艺术之巅的？

展馆里的照片、实物和模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家族史、成长史、创作史。

巴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官宦之家，从一张合影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家族，上上下下有近百口人。他们住的大房子早已拆除，只余一口老井。纪念馆里有这所房子的模型，四进的大宅，乌压压占了半条街。门很大，门槛很高，门前有两个石狮子，气派又森严。这是一个封建礼教统治的家庭，老太爷霸凌一切，家庭成员生活得没有半点自由。巴金与他的大哥、三哥等都生活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里，他的大哥受尽种种磨难，最终选择了自杀。他深爱着宽厚的大哥和向往自由的兄弟姐妹，因为爱，他对吃人的封建制度生出了深切的恨。他挣扎、反抗，最终只身来到上海。那时，他才二十几岁，为了他的大哥，为了他自己，也为了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姐妹，他决定写一本小说。

当时，他没有多少写作经验，但是二十多年的封建大家庭生活，让他积累了浓烈的爱憎。

他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他下笔的时候就会使自己激动起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正是在情感的爱与恨的波涛汹涌中陆续完成了他的“激流三部曲”。

在展馆里还有巴金身穿志愿军军服深入朝鲜战场的一组照片。抗美援朝期间，巴金受全国文联委派，担任赴朝战地创作组组长，先后两次

带队赴朝，在平壤、开城、三八线前线，白天跟着战士钻坑道、爬阵地，上有美国飞机轰炸，下有敌军冷炮袭击。他冒着炮火采访起雷英雄姚显儒、67高地英烈赵先友等官兵。在朝鲜的战地生活很紧张，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在阴冷防空洞撰写日记、文稿，与指战员同吃粗粮、同住简易坑道。有一次，住在一朝鲜老太太家里，晚上防空，不能点灯，没有桌子，就伏在枕上写作。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常常感动得他彻夜难眠，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些最可爱的人。回国之后，他整合两次赴朝采访搜集的赵先友等烈士事迹，写成感人肺腑的中篇小说《团圆》，1964年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成为红色文艺经典。

我看着、感动着、思索着，忽然，镶嵌在玻璃相框内的巴老的一段话进入我的眼帘：“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这一段话，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夜空，又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的心胸。我忽然开悟了，说得多么好啊，写作的本源是爱，是对同胞、对人民、对祖国的爱。巴金的这段话是写作的真谛，应该奉为圭臬。正是他对大哥等人爱得深，才生出了对封建制度的恨，才能产生《家》《春》《秋》这样的不朽之作；也正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士无比真挚的爱，才能写出《团圆》这样的经典，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巨匠。

写作中，只有有了爱，才会有感情、有感悟、有思想，才会展开想象和联想，才会走向诗和远方……爱确实实是写作的本源，是写作的起点，是文思之基，是腾飞的原点。同时，也只有心头涌动起爱的暖流，才能激荡起创作的冲动和欲望，才能碰撞出闪光的灵感，才能飞扬起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思绪，才能焕发出光比日月的文采，才能胸有沟壑、笔下生花。没有爱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从爱出发写出的文章，是无情无思、无光无彩、无意无蕴的，是写不好，也走不远的。

在文化巨人话语的指引下，回望自己的写作路，也正是在对祖国、对自然、对人民、对同志、对朋友、对社会真心浓烈爱着的时候，才能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任何的虚情假意、任何的逢场作戏、任何的应付公事、任何的哗众取宠都不会写出好的文章。

我牢牢记住了巴老的提点：爱是写作的本源，说话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他还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也是写作者需要追求的目标。

“云水巴山雨，文章金石声”，且以老舍给巴金的题辞为其颂。

一把野菜寄乡愁

赖玉华

搬进新家后，每到周末闲暇，我和爱人总爱去郊外山野走走逛逛，放松身心，顺便采摘一些新鲜野菜。

四季轮转，不同时节总有专属的山野馈赠。春日野菜种类繁多，鲜嫩饱满，荠菜、蒲公英、苦菜、山麻楂都是春天专属；到了盛夏，不少野菜已经长老，灰灰菜、野韭菜、稀甜谷、马齿苋等却依旧鲜嫩适口，是夏日餐桌上独有的美味。

一次，我和爱人正在散步，见二楼邻居扛着锄头、提着两大袋绿油油的青菜归来。见了我们，邻居定要送一些，且笑着说：“都是我开荒种的，现摘现吃，不打农药，是实打实的绿色蔬菜，咱们放心吃就行。”

看着新鲜水灵的蔬菜，爱人心里瞬间动了念头，自言自语道：“我也去买套农具，找块空地开荒，种点地瓜、芋头这种好打理的作物。”

说干就干，当天爱人就骑着电动车，置办齐了镰刀、锄头、镐头等农具，兴冲冲地拉着我往郊外的荒地走去。

我们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前行，约莫二十分钟，才找到一片无人开垦的荒地。这里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乱石遍地，半人高的野草肆意生长，荒芜又杂乱。

爱人看着这片荒地，也不由有些皱眉，平整肥沃的空地早被勤快的乡人开垦完毕，剩下的都是这种难打理的荒坡。

这时，一位正在开荒的大哥笑着打趣：“看你文质彬彬的，不像干农活的人，你这身子骨，怕是扛不住开荒的辛苦。”爱人笑着回应：“我就是过来看看，大家种的蔬菜鲜嫩水灵，看着就喜人，心里羡慕得很。”他放下手里的农具，静静望着眼前的荒草地，若有所思……

第二天清晨，爱人换上孩子上学时的军训迷彩服，全副武装，带着我再次来到这片荒地。那位开荒的大哥正在打理菜园，看到爱人的神色打扮，惊讶道：“我昨天看你愁眉苦脸的，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

转眼一年，又一个周末清晨，天色微凉，爱人早早起身，独自去打理他的小菜园。傍晚归家时，他手里提着鼓鼓囊囊的袋子，兜里塞满了绿油油的野菜，满脸欢喜地说，他开垦的南山坡荒地上，竟然长满了一簇簇的“稀甜谷”。

我凑近细细端详，眼前的“稀甜谷”叶片圆润饱满，翠绿鲜亮，叶片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呢。爱人说，去年开荒的时候，这片坡地还没有这么多野菜，想来是大自然悄然馈赠的惊喜。

我连忙接过这新鲜的野菜，迫不及待地动手处理。烧一锅沸水，加一勺食盐、滴几滴食用油，放入“稀甜谷”焯水。青翠的菜叶在沸水中翻滚舒展，愈发油亮翠绿，看着就

让人心生欢喜。

反复淘洗换水、沥干水分后，我把“稀甜谷”细细切碎，搭配上韭菜、肉末和虾皮，调好鲜香的馅料。菜刀在案板上起落，清脆的嚓嚓声，像舒缓的轻音乐，治愈又温柔。随后和面、揉面、擀皮、包馅，指尖翻飞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野菜馅包子整齐地排在案板上。

将包子放入蒸笼，灶火燃起，袅袅白雾缓缓升腾，半小时后热气腾腾的野菜包子便顺利出笼。轻轻咬上一口，肉末的鲜香、野菜的清甜层层交融，一瞬间，尘封在心底的童年记忆骤然被唤醒。

年少时，我常去田间地头拔野菜，蹲在田埂上细细搜寻，弯腰一棵棵地拔。满满一柳条篓的野菜，常常把我的胳膊勒出一道道青紫痕迹。

母亲会把各种不同的野菜分拣开，用滚烫的热水快速地焯一下，捞出来搭在晾衣绳上晾干，再放在闲置的大缸里储备，留着冬天做美食。到了冬天，母亲隔三岔五就把晾干的野菜拿出来浸泡，然后洗净剁碎，搭配少许五花肉调成馅料，蒸出一锅圆润饱满的野菜馅玉米面窝窝头、野菜片片、野菜包子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家都是用八印大铁锅炒菜烩饭，拉风匣是我的专属。我一边拉着一边不停地往锅底下添野草、麦糠等柴火。麦糠不好燃烧，有时得往里面瞅着，看看火，用火勾支着锅底下的草，拉风匣速度快了，忽而大火扑面而来，常把前额的头发烧焦……

如今野菜包子入口，恍惚间又看见守在灶台前忙碌的母亲，又回到那个挖野菜、烧火的少女时代，心头的感慨很快氤氲模糊了双眼。

时光匆匆，岁岁年年，荒芜的土地总会长出新绿，平凡的日子总有烟火温柔。我正沉浸在往事里，爱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今天我到南边山坡转了转，那里的‘稀甜谷’长得密密麻麻，绿油油的一片。”这种俗称的“稀甜谷”，是一种野苋菜，在他的老家，老一辈都叫它“长寿菜”。在物资匮乏、青黄不接的旧时光里，曾默默滋养着一方乡人，撑起了无数普通家庭的三餐四季。老话说：“六月苋、当鸡蛋，七月苋、金不换。”这足见六七月的野苋菜鲜嫩味美、价值珍贵。

野苋菜的吃法多种多样，凉拌、清炒、清蒸都十分美味，用来包饺子、蒸包子更是经典。而在炎热的盛夏，我最偏爱用它煮蛋花紫菜虾仁汤，做法简单清爽，鲜味十足。

我格外偏爱这一口山野滋味，每年野菜繁盛的时节，我都会采摘各种野菜，处理干净，分装储存在冰箱里。就算到了万物凋零的冬天，也能随时拿出野菜，变着花样包饺子、蒸包子，留住一整年的山野清香。